

武俠精品

(台灣)司馬紫烟 著

大英雄

中



中原農民出版社

司馬紫烟作品集





90248215

大英雄

中

(台湾)司马紫烟 著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12/11/99/01

12475
7082
-2



司马紫烟近照



作者简介

司马紫烟 享誉东南亚及祖国海峡两岸的“武侠小说圣手”。是近半个世纪读者最崇慕的武侠小说巨匠之一。

司马紫烟，原名张祖传，祖籍安徽，1935年生，曾用笔名司马。武侠巨著近百部。代表作有《八骏雄风》、《招魂客栈》、《浪子燕青》、《剑情深》、《南疆飞龙传》、《大英雄》、《如玉赌坊》……被无数读者爱不释手，百读不厌，如痴如醉，爱屋及乌。司马紫烟成了众多读者心目中的偶像，司马紫烟的作品真正是文中寓乐，乐中益身，是值得世人鉴赏品评的佳作。

目 录

- 十二 一剑显威 (315)
- 十三 江南总捕 (345)
- 十四 太师大案 (376)
- 十五 江上烟霞 (407)
- 十六 降龙国师 (440)
- 十七 雨花台上 (459)
- 十八 美女先锋 (488)
- 十九 铁令如山 (514)
- 二十 狼口余生 (544)
- 二十一 雪山之神 (564)
- 二十二 布衣朝天子 (591)
- 二十三 闹市惊龙 (621)

十二 一剑显威

杜英豪显然并不了解自己的处境，他潇洒地站在平台前，毫无畏缩或不安之意。

身为仲裁主席的卢大方，虽有心要袒护杜英豪，他也知道杜英豪必然是胸有成竹，才会如此坦然地承认下来，但心中仍不免为杜英豪担了一分心。站在公证人的立场，他又不能不问下去，只得继续地询问道：“杜大侠，你所说的不相信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不相信那是三丰仙师的神位。”

凌云道长忍不住怒道：“贫道到黄真那儿去过了，确实看见那是祖师三丰真人的神位，供在神龛中。”

杜英豪从容地道：“道长，我要请教几个问题？”

“杜施主但请指教，贫道会尽量使施主满意。”

此人相当老练，说话都先留余地，绝不把话说满，但又表现得很有风度及诚意，看不出他的虚伪来。

可是，他遇上了杜英豪却倒大霉。杜英豪是市井混大的，从小就进衙门挨板子，跟公差斗嘴，跟人讲歪理，逞嘴皮子。他的书读的不多但历世经验极丰，下九流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他都精通，又岂是这个老道士斗得了？

凌云道长理直气壮地扬首待询，杜英豪则笑着问：“首先我想知道，那位黄老师父是否真为武当门下弟子？”

凌云立时一怔，这是他最怕触及的问题，因为黄真的年纪比他还大，武艺功夫却泛泛而已，只会几乎粗浅的入门拳脚，也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核考较，尤其后来闹出的那些事，更是丢人。

若是承认下来，这与武当的颜面有关。很早以前，已经有人提出过异议了，凌云以身份硬压了下来。今天又被人当面提出，凌云知道一定是本门中人泄的底，但也只有硬着头皮认了道：“他是贫道的记名弟子。”

杜英豪笑问：“只是记名弟子，并未正式列入门墙。”

凌云怒道：“我们在讨论施主对本门始祖真人之侮渎，并不是在讨论本门的弟子资格。”

杜英豪道：“但杜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。他若是正式列入门户，他的行为就该由贵派负责；他若是仅在道长门下列个名，贵派门人弟子中并没有他的录籍，则他的行为就要由道长一人负责了。”

凌云突然感到不妙。杜英豪好像在转移注意力，要把重心转到门籍上去，弄成是私人的事件，把武当撇开，自己就将独力去面对杜英豪了，因此这答话必须要十分慎重才行。

卢大方觉得杜英豪果然很聪明，提出了这个问题，忙加以催促道：“道长，杜英豪提的这个问题的确非常重要，因为事情是发生在黄真的道馆内，因此黄真的身份必须先加以确定才能谈判到以后。”

凌云一咬牙道：“记名弟子虽未入门户，但大家都知道他是贫道的弟子，他有什么不端行为，只要施主提出，贫道绝不会偏袒。”

杜英豪道：“道长这样说了，在下就请教第二个问题了。武当真武上下院，都设有三丰真人的神位吧！”

“不错，本门弟子对始祖真人一向极为尊敬。”

杜英豪道：“一个门户的开山始祖，就像一般人家的祖先一样，设下牌位，供奉神主，早晚清香叩拜，这不但是尊敬先人，也有思源怀德之意，道长可同意这个说法呢？”

这是推不倒的事实，凌云点头道：“贫道同意。”

“神圣的地位，有的专建祠堂来安放，有的则供在堂屋中央以示尊崇，绝没有放在大门口的，相信贵派也没有将三丰祖师真人的神位放在观院门口吧！”

这一说将凌云问住了，也把所有武当的人问住了。黄真将神龛建在道馆门外，原是有炫耀和自壮门楣的意思，武当弟子也有认为此举太过招摇而反对，却没有想到地位的不当。

但是被杜英豪这一提出，还当真是大大的不妥。一般家户门口也有设神龛的，那只是祭奉街坊土地或门神守护神之类，聊备一格，敬而不恭，而且是家中有祭奠时，顺便举上一炷香。

黄真此举，也构成了重大的冒渎。

凌云憋了半天才道：“他此举容或有不当之处，他却是一番恭敬之心，尚可原谅。而施主对始祖真人之侮辱，却大不应该。”

杜英豪笑道：“说到我冒渎仙师，只是骑马直闯而入，没有照黄真的吩咐下马而已。”

凌云怒道：“施主虽非本门弟子，但武当亦属武林一脉，且历史久远，敝门祖师也是施主的前辈吧！”

“当然，在下说，敝人对三丰仙长一向很尊敬。”

“那施主为何还要纵骑闯驾了？”

“敝人是去找黄真麻烦去的，因为敝人已经得到热心朋友的暗中警告，知道他跟焦雄暗中串通，要不利于我，对这样一个人，在下总不必太客气吧！”

“那仅是他个人行为，施主却连敝门祖师真人也都衔恨报复在内了，敝门岂能够容忍这种事？”

杜英豪笑道：“道长不要危言耸听，乱加罪名。黄真在庄外设了一个牌子只有‘止马’两个字。”

黄真道：“那是因为再向前就是祖师的神位。”

杜英豪笑问凌云道：“道长最近到过黄家没有？”

凌云道：“去过。在施主大显威风之后，贫道特地去看了一

遍。”

“道长也是在牌子处就下马了?”

“当然，贫道怎敢对始祖真人不敬。”

“道长有没有一步一拜一直拜进去?”

凌云一怔道：“那做什么?”

“表示敬意呀！很多人烧香还愿时都是如此的。”

凌云道：“礼须有节，不可逾越。”

杜英豪道：“那也是牌子上写着的。”

凌云忽然道：“施主因何知道牌子上有那些字的?”

杜英豪笑道：“是我叫人写的，我当然知道。”

黄真立刻叫道：“好！原来那些字是你叫人写上去的，你那是什么意思?”

“我说过了，这也是表示尊敬之意呀!”

凌云怒道：“施主凭什么胡乱做主张?”

“黄真能叫人下马，我为什么不能叫人一步一拜地拜进去呢？这也是我对三丰真人的敬意呀！道长究竟有没有一步一拜地拜进去呢?”

凌云怒道：“没有。”

“连道长对三丰真人都不知恭敬，又何能要求我呢?”

凌云道：“施主此举近乎儿戏。一个规矩，并不是随便设块牌子就能成立的。”

“好！黄真那块牌是否由贵派知会天下武林同道，一律要遵从呢?”

凌云语为之塞，而四下却一片寂然。每个人都为杜英豪精彩的折辩而大为倾服。

卢大方面露微笑，心中着实佩服。原来这小伙子还留着这一手，难怪他敢理直气壮地跟武当到黄鹤楼订约会了。这等于就在人家的大门口，却能漂亮地给对方一巴掌，而打得对方无法还

手。

再想到自己也被他整过一次，不仅又有点难堪和幸运，幸好没有再让事态扩大下去，而且还跟他交成了朋友。否则，不知道要丢多大的人呢！这小伙子武功不去说了，光是那心眼儿，也叫人害怕的。

这时楼口又出来一人，却是最小的傲云。他朝凌云一稽首道：“师兄，小弟奉掌门师兄令谕，说黄真设牌要人下马之举失当。而且祖师灵位，也不得由门下弟子用做招牌，着令即予撤除，并请师兄将黄真的记名弟子的身份也取消掉，以后不得以武当门下自称。”

凌云大感意外地道：“掌门师兄此举，不是向杜英豪屈服认错吗？”

傲云道：“掌门师兄说了，我们不是向谁认错，而是向道理认错。理屈在我，万不可再强词夺理，貽人笑柄，进而招致门户之羞。”

凌云脸色大变。这等于是当众打了他一记耳光了，但是他却无法违抗，只有低头退开一边。

傲云却对杜英豪道：“杜施主，前次种种冒犯，贫道奉掌门师兄之谕，向施主道歉。”

虽然是傲云出头，但却代表紫云的名义。这个面子已经给得够了，但杜英豪却似乎还不太满意，笑着问道：“贵派的意思是否事情就此算了？”

卢大方皱皱眉头，认为杜英豪可以见好就收了，因此正准备开口劝说他，哪知傲云却抢先开口道：“不，贫道还有一件事要请施主赐答。”

杜英豪一笑道：“我早就知道贵派不会如此轻松放过我的。还有什么事，道长请直截了当地说了吧！”

卢大方总算咽下了到口的话没说出来，心中对杜英豪更佩

服，也对武当的狡猾颇不以为然。

傲云道：“大当家做主，要为施主与黄真调解，请施主在敝祖师神位前行礼致歉，施主却拒绝了，是否有这回事？”

杜英豪点头道：“有的。”

傲云又问道：“黄真行止不当，他供奉的始祖真人神位却不假吧！”

杜英豪道：“一块木牌上刻了几个字，无所谓真假。”

傲云道：“那几个字可不是随便刻上的，那是始祖真人的名讳，凭这几个字，当得起施主一礼吧？”

杜英豪道：“对三丰仙师，我理应礼敬，可是放在那个地方，杜某绝不愿屈膝，因为那是供土地公的地方，杜某若是将三丰仙长视做土地公，那不是尊敬而是侮辱了。假如贵派认为杜某之说当，杜某愿意到就近的土地庙里去，找张红纸，写上三丰仙长的名讳，往空处一贴，磕头敬礼。”

傲云也怔住了，他本以为后来提出的这件事，无论如何也能叫杜英豪认个错，扳回面子的。现在不但没能压住杜英豪，反而叫他给折住了，如果把张三丰的神位设到社公祠里去，武当一脉的数百年盛誉也就扫地了。

但他毕竟是武当中较为正直的一个，胸怀谦和，所以上次被杜英豪抓住了理后一激，立即认错不动手了，杜英豪也没有再为难他。

此时他一看自己的道理又被推翻了，不待谓示，即已道：“杜施主，贫道设想欠周，致有误会，贫道这就上禀掌门师兄，对门下弟子之行为，当严加注意考核，并对施主指正敝门弟子之缺失，特致谢意。”

他这公开认错，固然将使武当的面面受损，但是却博得江湖豪杰的一致的推赞。

卢大方很高兴这个结果，连忙道：“名门大派行事毕竟令人

敬佩，道长胸怀若谷，可知养性有方，杜老弟，这场误会就此算结束了。”

杜英豪算是大获全胜了，若再不收场，就是不上路了，所以他也很有风度地道：“请上复贵掌教道长，杜某也有很多不是处，承蒙大度包容，一二日内，杜某当亲访致歉。”

这是场面话，杜英豪已经背了一天，所以此刻说来，不但流利，而且极为得当。

顿时，四周响起一片欢呼声，大部分是杜英豪所款待的那些客人，但是在黄鹤楼上，当然也有几个人附和。

那都是武当的俗家门人，居然替外人喝起彩，一方面固然可解释为够风度，但另一方面，则也是向凌云表示了他们的不满，因为整个事件，都是凌云惹出来的，所以凌云的脸色很难看。

最后，凌云实在忍不住了，走前一步道：“杜施主，贫道现在可以私人的身份，想向施主求教一番。”

傲云一怔道：“师兄，事情已经说开了。”

凌云沉声道：“我知道，所以我现在是以私人的身份向杜大侠请教。”

傲云刚要说话，凌云却寒着脸道：“这是私人的行为，胜负生死，与门户无涉。”

杜英豪想是早已料到会有此一着，笑问道：“道长要如何赐教？”

凌云道：“黄真虽已被武当除名了，但他却是贫道的记名弟子，他的道馆被踢，为施主所赐，小徒弟净，上次蒙施主慈悲，已告不治。”

杜英豪道：“这都是他们来找我的。”

凌云道：“是非姑且不谈，他们饱受教训是我这做师父的督促不周，技不如人，殒命受辱，都不能怪人。贫道只是不知道他们与施主之间，究竟差了多少，以及失败在什么地方，尚祈施主

赐教。”

杜英豪笑道：“原来道长是要为他们找回过节。”

凌云道：“施主要这么说也未尝不可，不过施主可以放心，贫道这次纯以私人的身份请教，生死止于一身，与门户无涉。”

傲云本想阻止，但是他没见楼上的紫云道长作何表示，分明不反对这种行为，所以也不做声了，却歉然地看着杜英豪。

四周来瞧热闹的江湖豪杰们大为兴奋，他们有很多人只是听说杜英豪许多英雄事迹，却没有见过这个年轻人究竟有多大的本事。

只有一个菊芳是深知底细的，她也知道凌云在武当七云中，功力最深，武艺之佳，不逊于掌门的紫云，杜英豪若是跟他动手，准输无疑，而且一招之下，就会原形毕露。她乞援地看向柳小英、水青青，希望她们俩能出去挡一下的。哪知她们对杜英豪竟是信心十足，睁大眼睛，忘情地为杜英豪鼓掌，叫好助阵。

杜英豪若是在这个场合下打败那个老道，该是何等光彩的事。她们相信杜英豪一定可以胜利的。不但她们相信，连杜英豪本人也是信心十足，大咧咧地走了出去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
菊芳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她一定要设法阻止这场决斗的发生。

菊芳看见在一边最靠近的桌子上，正好坐着父亲晏海靖以及许久叔侄俩，如获至宝，连忙掩了过去，挤在父亲的耳边，低声而急促地道：“爹！许大叔！你们快想办法去替换他下来呀！他怎么能真打呢？”

许久和晏海靖也正在谈这个事。晏海靖一叹道：“芳儿！我们不是不肯出去，而是出去也替不了他。杜英豪此刻声誉正隆，有如中天之丽日，光芒四射，我们够资格出去吗？”

许久更是苦笑道：“大姐儿，我跟你爹是六扇门里的身份，本来就被江湖朋友看不顺眼。这时公开出去，别说是替他了，四

下等着瞧热闹的人，也会把我们揍扁了。每个人都等着看惊天动地的一战，怎会容人搅局呢？”

菊芳没话说了。她知道这都不假，父亲和许久大叔尽管在六扇门中居第一、第二把交椅，但是和比剑的杜英豪相比，仍是相差太远；更何况公门中的捕快头儿，与江湖人之间总有点疙瘩，认识的人还好，不认识的，心里面对六扇门的鹰犬孙总是带着些仇视的，别说出去替局了，恐怕才插进两个人中间，就会让人给揍出来。

她只好又望向了许朗月，恳求地道：“许大哥，你是抱剑山庄的少主，又是江南四大公子之首，身家名气都够，能不能请求你去替他一下？”

许朗月苦笑道：“世妹！我这江南公子到了此地可算不了什么，座上至少有一两百人比我的江湖地位高呢！再说对手的是武当第二把交椅的首座长老，我这支剑实在不够人家瞧的。”

杜英豪已经走在凌云的身前站好，那支剑则懒洋洋地捧在手中，尚未离鞘。看他那一派不在乎的样子，能活活把人气死。但是菊芳却不能生气，她已经把心全都放在这个汉子的身上，不能眼瞧着他被人杀死。一咬牙正想冲出去，却被晏海靖抓住了，低声道：“芳儿！你又算老几，够资格出去搅局呢？”

菊芳以带哭的声音挣扎道：“我……不管，我要去替他下来，这明明是谋杀。”

晏海靖叹道：“你要弄清楚，人家此刻可不是门户中意气之争，而是指名索仇之战，别人替不了的。”

这才是最实际的话。凌云此刻公开声明，暂时摆开武当长老的身份，来为被打死的徒弟道净讨回公道。

道净是被杜英豪一拳打断了肋骨，断骨又刺穿了内脏而死的，也可说是死在杜英豪手中的。打了小的，出来老的，凌云道长在道净的身上做题目，谁也替不了杜英豪。只有一个人，或许

可出头以代杜英豪接下这一场，那就是杜英豪的师父，可是杜英豪没有师父。

菊芳无助地望着上苍。她开始诅咒起上苍的不公平了。她的第一个男人死了，她感到难过，但并不怎么伤心，因为那个男人是晏海靖给她找的，她接受那个丈夫，只是接受命运的安排，在出嫁之前，她没有爱过谁，出嫁后也没有对丈夫产生很深的恋情，只有做妻子的责任而已。后来，她遇上了杜英豪，却不知怎的，杜英豪已成了她的生命，现在上天则是在要她的命。

可是更气人的，是杜英豪他根本不在乎，像个没事人似的，抱着剑，闲闲散散地站着。面对着当世闻名的绝顶剑手，他却不当回事。但是在行家的眼中，却不同了，他们看出杜英豪所站的姿势后，心中充满了讶异。

剑未出鞘，但已充满了杀气。他所取的，更是一个最佳最优雅的姿势，随时随地，他都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拔剑，在任何一个角度部位出招。

单凭这个起手式，就是大行家的手法了，再加上他从容的气度，潇洒之极，决斗尚未开始，他已经在气势上压倒了对方。

凌云也感到杜英豪所施的压力愈来愈重了，再拖下去，不必动手，他就会为对方的气势所压，未战即屈，因此忍不住开口道：“杜大侠请赐招。”

杜英豪淡淡地道：“今日若是只为切磋剑技，自然是由晚辈先行请益；若是道长以武当长老身份赐教，晚辈不敢冒渎，于礼亦应先行请教。可是此刻晚辈并无生事之心，却是道长一再要以私怨见责，所以晚辈不想动手，除非在道长逼迫下，不得已而自卫，才会付之行动。”

这番话福至心灵，说得又漂亮，又有身份，又不失礼貌，不但引起了一片赞声，而且连武当本门的人也觉得大有面子，不以为对方太傲了。

真正气苦的只有凌云。杜英豪越从容，他所受的无形压力越大，若是能打退堂鼓，他真想罢手了，可是此刻止手，实在太丢人，势已成骑虎，对方盛名无虚，眼下这份气度已非常人能及，动起手来，对方还不知道有多深的造诣，这一斗实在没把握，

心里一紧张，神色已不自然，额际汗水直滴。而反观对方神定气闲之状，益发显得自己的差劲。

凌云实在恨自己。在玄门中修行多年，怎么还是如此的沉不住气，竟叫一个俗家的年轻小伙子给比了下去。但没出息的是头上的冷汗不停地流，眼皮及头上的肌肉也在不断地跳着，胜负未分，优劣已见。

凌云一咬牙，知道今天若不能将杜英豪当众击败，则自己这个老面子就塌尽了。

他一咬牙，振奋精神，朝杜英豪道：“杜大侠不屑先行出手，贫道就不客气要出手了。”

杜英豪依然抱剑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请！”

凌云终于忍不住出剑了。这位武当高手出招，果然不同凡响，立刻就是一片寒光罩了上去。

菊芳紧张得连心都要跳出来了，只有她一个人明白杜英豪不肯先出手的原因。他只要一挥剑，毛病就出来了，纸老虎也拆穿了。她也明白了杜英豪的应付方法了，摆足架子就是不还手，等对方的剑刺上来，挨上一剑后再表示风度向对方请谢一声，回头就走。

这样子他仍然可以面子十足地离开，因为凌云在武当身份很高，居然在掌门人宣布罢手后又提出挑战的请求，杜英豪以不还手的方式，宁叫对方砍上一剑也不屑出手，叫对方丢个大人。

凌云齿辈俱尊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自然不好意思下杀手，而且也要在不重要的地方试上一两剑。

借那个地方挨一剑争取不战之胜，似乎是惟一的方法了，但

是这种方法太冒险，也太不上算了。

刀剑无眼，说不定对方恨透了他，第一剑就是杀着呢？也只有认了。再者，对方如果存心要他残废，斩他一脚一手呢？也只有认了。

菊芳闭上了眼，默默地祷告上苍，祈求上苍保佑，让杜英豪留下一条性命，哪怕是断手折脚都行，自己会侍候他一辈子。

寒光乍敛，凌云收剑退后，果不出所料，杜英豪根本没有作还手的准备，所以完全没有动，依然是先前那个姿势，而凌云的满天剑影似乎都没能伤到他。

周围又响起一片赞美声，包括行家与外行。

外行看见凌云出手，而杜英豪却连动都没动，即已将那些攻势化解了。而内行知道凌云已施展了武当的两仪剑法起手的十三式。

这十三式中虚实参半，但实招都是在虚式后蹈空而攻进去。杜英豪却是技胜一筹，他全身放开，似乎每一处都是空门，但是却又守得十分严密，成为无隙可乘，凌云不敢轻试，只能无功而退。

凌云似有怒意，厉声道：“杜大侠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，莫非认为贫道不堪承教？”

杜英豪淡淡地笑道：“在下说过，非至万不得已时绝不出手，道长如若认为已经赐教过了，就此罢手如何？”

“就此罢手，胜负未分，就罢手了？”

杜英豪微笑道：“道长如果只要求分胜负，在下这点技艺，怎能与道长数十年火候相较，自然是道长胜了。”

他口中是认输了，但是谁都不会以为他落败；相反的，很多人还认为他确实比凌云高明。

而这些人还是剑术上的大行家，因为杜英豪虽是一招未发，气势即已胜过对方很多。

但凌云却无法就此下台，虽然他心里也在嘀咕，知道遇上一个强劲的对手，可是就此结束，却等于承认了处于下风，以自己几十年的盛名，实在丢不起这个人，无论如何，哪怕丢了性命，也得要弄个水落石出。

因此，他只有沉声道：“杜施主！若是双方只为切磋剑术，贫道承认高明，可是贫道要求知道的是前次小徒因何落败，是以尚想求证一下。”

杜英豪叹了口气道：“道长的意思，无非是要杜某溅血剑下而已。”

凌云脸上微红，以他的身份，被人如此讥讽，确是件难堪的事，但是他也没办法，因为自己的目的是如此，只有老起脸皮道：“施主要如此想也未尝不可，小徒在武当二代弟子中，也算是名列前茅的，但在施主手下一招受创，贫道若不弄个明白，殊难对门户交待。”

杜英豪道：“那天道长也在场，当知杜某只是被动地应战，那可怪不得在下。

凌云怒道：“没人怪你，是非曲直姑且不谈，小徒受伤身死却是事实。”

“道长那天也看见在下出手的经过了。”

凌云红着脸沉声道：“看见了。施主赤手空拳，一招叫人躺下，威风得紧，故而贫道想领教一下。”

杜英豪笑道：“道长心中嗔念未除，再说也是枉然，杜某少不得拿性命巴结罢了。”

凌云知道再说下去，自己万万不是敌手，这小子的口舌之利，比他的剑更为难以应付，遂凝神聚气，集中功力，准备作雷霆的一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杜英豪动了。

他动的时候也很从容，只把手中的剑朝前一探，刺向凌云的门面，凌云凝足劲势的一剑正要发出，却已来不及了，只有移为